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內府藏本

元俞臯撰臯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臯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於

澄序中胡傳曰尊此其漸也然臯雖以四傳並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臯自序稱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爲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詞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詞同事同而詞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爲當代所傳習故取與

三傳並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
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爲經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
注而間以己意論斷之首爲總例凡分七綱八十
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
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
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
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

以門戶不同未覩其書故與之闇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爲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爲未協蓋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爲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爲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睹此本爲兩淮所採進殆即傳

寫陸氏本歟久徵而著固亦可寶之變矣

春秋提綱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㫖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爲例者故其言闊肆縱横純

爲史論之體甚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

春秋諸國統紀一卷目錄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爲國子司

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爲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爲春秋槩未之及故敘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爲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彙爲二

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
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敘大勢與其排比之意
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
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
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
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
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
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內魯可也履謙
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

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並經有明文嚴謙漏此二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爲證殊爲踈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明之之說已爲不核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尤爲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裒數旁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

過要之不苟為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徵詞矣

春秋本義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採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為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間亦綴

以案語左傳事迹即參錯於衆說之中體例頗爲
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
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繳繞支離横加推
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緰來逆女伯姬
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緰
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緰
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
之歸酅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
必以爲當歸魯而不當歸酅斯已刻矣乃復誣以

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麇卒而傳曰遇弒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尚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採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畧見其梗槩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春秋或問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

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鄙書燕說甚至於隱公元年不書即位亦謂即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爲改正不改月之證其陋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即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轇轕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

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廢焉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爲主凡端學以爲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纇求之不得

則以不可信一語槩之葢不信三傳之說創於啖助趙匡按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仝與啖趙同時葢亦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為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併以左傳為偽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

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眞妄搆虛詞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恐其剛愎遂槩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葢以殘缺而置之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尚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

文遂復爲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註非本義不錄字疑爲端學定稾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刪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春秋讞義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薦以兵興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

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别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間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已意推闡别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詞其宗旨槩可見矣恭讀

御題詩註以程朱之重儓目之允足破鄉曲豎儒守一

先生之錮見又其書襲棐夢得之謬以讞爲名亦

經

御題嚴闢尤足以戒刻深鍛鍊以法家說春秋者以其

謹守舊文尚差勝無師瞽說故仍錄存之而敬述

聖訓明正其失如右原書十二卷久無刋本今諸家所

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亦姑仍之焉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

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

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
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
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貞忠義之士非以空
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
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
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
陳張並列擇其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
畧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
編雖以胡氏為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

撥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書葬劉文公罪譏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囿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

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葢廉於鄉舉之歳即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戸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敘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歴代諸儒之說經有殘缺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爲多所著師山集

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爲念葢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葢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詞簡義奥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缺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論皆洞達光明

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闕而不講慎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爲刊行而日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玉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稿乃謂玉既不受元爵自當

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有周易文詮已著錄是書有汸自序及其門人倪尚誼後序尚誼稱是書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成編既而復著屬詞義精例寄乃知集傳初藁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

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難厄閣筆未續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誼據屬詞義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亦尚誼更定而原本有訛誤疎遺者咸補正焉則此書實成於尚誼之手然義例一本於汸猶汸書也汸自序曰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詞說經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謂得說經之要領矣

春秋師說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常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爲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爲文十餘通以見虛詞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汸本其意類爲十一篇

其門人金居敬文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澂二序及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葢即所謂爲文十餘通者朱彝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惟賴汸此書尚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爲主注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指通之是書即采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謂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爲功於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穎達散入

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録得見者亦稀陳傅良之章指世尤罕睹汸所採録畧存梗槩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鎖匙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詞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閒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

之爵降侯為子與毛伯錫命稱天王稱錫為以君
與臣之詞召伯賜命稱天子稱賜為彼此相與之
詞雖尚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
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
沈棐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汸
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趙
簡而明固不妨於並行也

春秋屬辭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

傳初稿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詞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爲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爲本而亦多所補正汸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

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黄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屬詞法其閒異同詳畧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詞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作黄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詞一部導兄既

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
已得大槩然後細看屬詞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
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於傳註家以儌名當
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祗
是屬詞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
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
門較諸家爲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
之强配其病亦畧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
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爲卓爾康所譏詳見爾康春秋辨義蓋

言之易而爲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串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爲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併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揜焉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經禮補逸已著錄是書前有克寬自序稱詳註諸國紀年謚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眞益以諸家之說而

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爲宗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二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葢兼爲科舉而設與澄序俞皐春秋釋義所謂以胡傳從時尚者也陳霆兩山墨談譏其以魯之郊祀爲夏正復以魯之烝嘗爲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墻之一證然能於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

大全其凡例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

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勦克寛

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進

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

使册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

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

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

南踰半歳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考三正疊更時月並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爲周正不待辨正月正歳二名載於周禮兩正並用皆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知幾史通始以春秋爲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衆胡安國遂實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更堅持門戸以梅賾僞書爲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

顛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間偶爾失真或亦間有至於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即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數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爲論端者蓋由於此以寧尚

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尚未及明其僞托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註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証尚爲未密然大綱既得則細目之少疎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鉤元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寧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

者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
宋元史稿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
霽作春秋鉤元云云則此書猶以寧之傳也大旨
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
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注詳錄吉凶
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
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別為雜書法以冠於首每
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為綱發揮
其義者為目大槩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為主義

有未備者亦間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已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者卽以寧也以寧春秋胡傳辨疑今已散佚賴光嚮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寧之言爲最多尚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名氏言啖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畧於傳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畧於經茲能損益其所未備其稱許頗當朱彜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所合併今從彜尊之說仍析爲四卷著錄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 內府藏本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勅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惟用三傳禮部韻畧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為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為主蓋尊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稍為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

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勅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謂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尚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胡傳鍥刻不情迂謬
鮮當之論始一一駮正頒布學官我
皇上又刊除塲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
然復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
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
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歧徑之迷惑而後
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証益
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
聖朝經訓之明也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 內府藏本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號愼齋，蘭溪人。宏治丙辰進士。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官至兵部員外郎。朱國楨湧幢小品則稱其登第後爲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畢明而卒。其學問行誼不後於章懋，而以有傳有不傳爲惜。所述本末甚詳。知經義考以傳聞誤也。是書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宏治壬戌二月跋，云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

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國楨所紀品以成化丙
午始舉於鄉是書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稱曰儒學
生其登第在宏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值滿兩
考之歲蓋序作於未第時跋作於致仕後也春秋
三傳左氏採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傳聞自
不及簡策之記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所載事
迹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
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圍曹則疑左氏所載
不甚明曉於華元出奔晉一條亦有疑於左氏則

亦非堅持門戶偏黨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彞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蓋傳鈔舊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錄而存之矣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强立義例以臆說汩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先引三傳次列諸

儒之言而以己意爲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問如論隱公不書即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褒貶則人衛可矣人蔡何爲其不人宋又何爲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諸說皆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皆薨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于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

率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間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與向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左傳附註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以劾張璁桂萼謫都鎮驛驛丞終於永新縣知縣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注義第四卷駁正孔穎達之疏文第五卷

駁正陸德明左傳釋文之音義多旁採諸家之論亦間斷以已意於訓詁家頗爲有裨顧炎武日知錄於駁正左傳注後附書曰凡邵陸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錄邵者邵寶左傳觿傅者傅遜左傳屬事陸即粲也蓋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鐫二卷大意以左傳爲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淺不中道或爲奇言怪說務於末流考粲以左傳爲出戰國蓋因程子謂臘爲秦禮庶長爲秦官已爲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

蓋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尤無佐證未免務爲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蛇添足者也故惟錄此編而左傳鐫則別存其目焉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主於信經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觀春秋而曲生意義將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

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惟其有時而窮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又曰春秋褒善貶惡不易之法今用此法以誅人又忽用此說以賞人使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其抉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以已說糾正於後如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爲遠而難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緰來逆女以爲爲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

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為聲姜敬嬴穆姜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別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以為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谷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說皆未足據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餘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宮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

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加論辨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尠也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注云未見此本祇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彝尊考之未審歟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指決錄已著錄其注周易頗不主先儒舊說此書亦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攻左傳

者尤甚如以邢遷于夷儀為邢自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為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人執虞公為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以歸以甯母之會辭子華為不賓以洮盟謀王室為誣說以用鄫子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公為卓子之謚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並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衛石惡為孫氏黨非甯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鉞徇軍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又如以郭公為鳥名謂如螟蜮之

類書以紀異以梁亡爲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大抵務黜三傳如程端學端學不過疑傳過乃至意造事迹其獘更甚於端學然端學多繳繞拘牽格格然不能自達過則斷制分明紕繆者極其紕繆平允者亦極其平允卓爾康春秋辨義謂其頗出新裁時多徵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語固不誣故今糾其癈傳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没其所長焉

春秋正旨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

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讙龜隂田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次論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餘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春秋輯傳十三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是編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五卷又別出凡例二卷註曰未見此本凡輯傳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共爲一卷與十五卷之數不符蓋彝尊偶誤又凡例二卷今實附刻書中彝尊亦偶未檢也其輯傳以朱子爲宗博采諸家附以論斷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猶爲醇正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家特爲明簡明人之說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爲科舉之計者固不足言其好持議論者又因仍苛

說彌用推求巧詆深文爭爲刻酷尤失筆削之微旨樵作此書差爲篤實其在當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學者矣

春秋億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葢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爲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議葢漢代經傳别行原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

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即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聖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復胡安國無事非譏之論夫春秋之作既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襃貶學謨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嚚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爲下而先倍烏在其爲春秋也可謂

要言不煩者矣

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姜寶撰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俱載是書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有所缺佚疑或別有附錄而佚之歟其大旨雖以胡傳為本而亦頗參已意襄公昭公以下胡傳多缺亦皆為補葺中間地名以今證古雖間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為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

即位之類皆爲孔子有意貶絶是褒譏之法且將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然寶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聖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爲啖趙以來所未及可謂闢筆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害其宏旨也

左傳屬事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

頓場屋晚乃以歲貢授建昌縣訓導是書發端於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倣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為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櫽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自云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多遺憾恨不獲遍蒐天下郡縣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凱無漢儒不能為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為此註其用心深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者多矣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 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書砭蔡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其說良是至謂安國之傳非全書則不盡然安國是編自紹興乙卯奉勅纂修至紹興庚申而後繕本進御豈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國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時盟宿非宿君與盟宰渠伯糾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舊史闕文齊仲

孫來之非貶召陵之役齊桓不得爲王德管仲不得爲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謙尊卑予立已踰年非獨里克弑之爲君季姬之遇鄫子非愛女使自擇壻鼷鼠食牛角非三桓之應正月書襄公在楚非以存魯君之名吳子使札非罪其讓國左傳莒展輿事以攻當爲已攻齊豹非求名不得歸鄆讙龜陰非聖人自書其功獲麟而誇以簫韶河洛爲傳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會防一條義不係於胡傳蔡桓侯一條謂葬以侯禮亦以意

為之別無顯証石之紛如本非大夫不應與孔父仇牧一例見經仁一槩排之則吹求太甚矣

左氏釋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迹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禍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

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註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時可所言殊爲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註孔疏皆謂冶石爲鐵用橐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註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石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註疏說多矣蓋雖閒有臆斷而精核者多固趙汸補註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爲一書總標曰元敝天

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尚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質疑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辨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

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於其祖證日至之爲冬至卽知周以子月爲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卽位爲未請命於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卽位之後數年或數月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卽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于庭則

謂季氏斬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爲精確固非妄攻先儒肆爲異說者比也

春秋孔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錄已著錄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意在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爲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

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別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註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並同李攀龍之名又相同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云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為二歟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為

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
地義持論皆為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
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
國本末一篇舉繫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為類敘
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為是
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
自有閼逢攝提格等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
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鷁謂外
災何以書為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

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爲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爲訓然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爲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爲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爲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爲有所闡發焉

讀春秋畧記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黃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採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義不肯傍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爲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援欒大爲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傅會之

非而於恒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為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孛北斗大辰仍採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至於論隱公二年春王二月巳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為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讞而學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間置其偏僻擇其警策要不失為讀書者之說經也

春秋四傳質二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駁辛一條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為可信也蓋作書大指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闢胡傳元卽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闢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者如王正月為大一

統從公羊傳而闕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于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事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廟之說而闕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勦說至於桓公之即位公羊以爲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之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爲疾穀梁以爲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爲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

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尚能援據
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應階進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
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玥之言曰堯叟
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註行之又
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
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
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削去道

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爲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貽噱蓋即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杜預註左氏號爲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汸明邵寶傅遜陸粲

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箋釋文句爲事實非其匹第古註簡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

音義當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並存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為

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

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其為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葆春秋講義三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秋講義一

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抵皆演繹經文指陳政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惟崇政邇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愼其賞罰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决事十六篇其義蓋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每

條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
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
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採帝學之本原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
聖
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
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

敕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删蓋亦以栻説爲然至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爲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皐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爲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悞而從之歟欽惟

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

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

洞鑒精微雖

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

指授儒臣詳爲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

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

亦一一採錄表章闡明古學葢以

聖人之德居

天子之位故能蕩除門戶辨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

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不爲胡傳所錮者如

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嚮然並作不可殫數袞鉞之義遂皦若三光維風維草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爲春秋幸尤爲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

敕撰十二公爲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故

賜名曰直解冠以
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傳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
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
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
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
曰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
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
用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

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聞共見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爲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爲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

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者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通行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羣書精於考證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李光地嘗爲作小

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缺失而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爲此書至邵寶左觿等書苟有合者亦皆采輯若室如懸磬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吕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詞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祏爲廟主取諸說文石四爲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爲萊蕪取之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究詁訓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

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鼖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劉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註糾正此書尨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爲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爲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

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為據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體例之疎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典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春秋稗疏二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

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
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爲故從國
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
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
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義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
戎斥杜預陳留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
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
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
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則凡伯

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
不雜居如此之類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鸜鵒爲寒
號蟲反斥埤雅之訛以延廄爲延袤其廄亦爲穿
鑿杜註郪亭在郪陵南不云即在郪陵乃删除南
字而駁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
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闞駰之說誤
以邑名爲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
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爲曹地非
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貰字之誤

辨厲即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戲上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僖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郜之郜非郜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郈在高平據括地志謂朐在郿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爲齊襄公之子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爲襄公子然瑾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辨者不同

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尚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予糾之說近時梁錫璵據爲新義翬不書族定姒非謚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爲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諸生康熙丙辰汝言撰春秋平義始脫藁乃作此書以綜括其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

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曰尙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鍥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尊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卽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爲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褒齊

襄之復讐固爲謬戾然紀侯譖齊哀公於周至於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爲讐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歲並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横生曲說又一行衛朴推驗春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不知日月交食雖朔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

必顢頇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春秋平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是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自宋孫復以來說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之獘日生自元延祐以後說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為主求利於科舉之

途而牽就附合之獘亦遂曰甚明張岐然嘗作五
傳平文以糾其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書
亦與岐然同意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正不以多
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
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爲汝言
手藁其中塗乙補綴朱墨縱横其用心勤篤至今
猶可想見也朱彝尊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汝言
研精經史尤熟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
其詩古文曰漸川集今皆未見葢亦好學深思之

士所由與枵腹高談者異歟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采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訛於趙汸陸粲傅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爲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採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尚未

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
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弦戸誦久列學官斷無
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採掇殊屬贅疣至襄公
九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爲杜注乃引以補杜
尤爲牀上牀矣他如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狃之
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
以制三桓爲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
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
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

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
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求羊巽女爲姜姓之訓
於昭公九年傳又續引汪琬說駁張守節失左氏
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
如引闞辛以駁伍員之復讐天經地義爲千古儒
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壻
池非晉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弔衛將軍文子事證
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禭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尸
之當作尸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

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會稡衆長斷以新義於

讀左傳者要亦不爲無補焉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驌撰驌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

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壁縣知縣是書取左

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

孔穎達序論及自作左丘明小傳一卷辨例一卷

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字譜一卷左傳字奇

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

也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並同惟無字奇及事緯豈士禎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覩國史事迹爲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驌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驌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

與渉獵者相去遠矣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自昔說春秋者但明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而元吳澄因之然粗具梗槩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覿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凡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以經爲次無

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爲善其說以左傳爲
主間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
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論然左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日兼
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爲
建子之明文而奇齡乃讀春王爲一句周正月爲
一句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
爲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
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

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據此則經傳簡策並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為經傳之分亦為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則其結習所

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爲名者蓋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爲主而附載公穀之異文辨證其謬因胡安國傳多從穀梁併安國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從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一條耳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眞或

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者所考正者
如會裦不當有齊侯單伯送王姬不應作逆齊人
來歸衛俘據書序知俘即是寶非經傳有異公伐
齊納子糾不應無子字齊人殲于遂不應作瀸曹
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同
例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棄書救鄭不應作侵鄭
召公來錫公命不應作賜命襄公五年救鄭不應
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會虢之衛齊惡不應作石
惡齊欒施不應作晉欒施叔孫婼不應名舍公會

齊侯盟于黃不應作晉侯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皆極精核至於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乃作秋但知經傳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則此冬而彼猶秋實與晉用夏正經傳皆差兩月一例又衛師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詆其宋將作送衛將作慧不知穆天子傳所載盛姬郎郕國之女考古圖許或作鄦曾或作鹵俱勒諸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又謂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字訓夜

雖見列子然不應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稱夜則昏憊而熟寐者昔昔夢爲國君又稱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又謂臯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異是以後世之平仄律古人之傳音不知檀弓以木爲彌牟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類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爲未得其平甚至于作於饗作享經傳處處通用於公穀亦縷摘之益瑣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

其瑜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爲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史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如沈棐趙汸之體條理頗爲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爲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爲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强相牽

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爲特識矣是書爲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葢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春秋地名考畧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錢唐人居於平湖以諸生薦直

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是

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
勑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理併成是書奏
進據閻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爲人作左傳地名訖問余成公二年鞌之戰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其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皆先列國都次及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復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砭正其疎舛頗爲精核惟時有貪多炫博轉致瑣屑者如魯莊公作臺臨黨氏遂立黨氏臺一條殊於地理無

闕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胥臣遂立先茅之縣一條既不能指爲何地但稱猶云蘇忿生之田則亦安貴於考耶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

春秋管窺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庭垣撰據浙江遺書總錄庭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然不言書成於何時前有庭垣自序亦無年月案庭垣爲朱彝尊同縣人而彝尊經義考不載是書則在彝尊以後矣自宋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

舉天下干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爲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庭堅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嘗曰故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

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逃之云云其持論最為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為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

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
其說皆在啖趙諸儒之上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
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闕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
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尚瑗撰尚瑗字宏蘧一字損持吳江人康熙
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尚瑗
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抄尚
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

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人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謚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據摭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衛懿公好鶴遂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渺不相關殊爲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奥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

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而盡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說者至夥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傳自延祐以來懸爲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滅項乃誤歸獄於季孫山於議論多而考證少也倘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頗乖體要而蒐羅薈稡猶爲撫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褒貶者固勝之遠矣

春秋闕如編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是編爲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葢猶其稿本前有其孫鍾璜跋亦嘗時手迹也自穀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復衍有貶無褒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爲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者申韓爲之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呂柟春秋說志謂書季孫意如卒所以見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亂矣袁熹是書獨酌情

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繁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燾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爲蟲傷苗稼即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

聘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凛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條論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為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學深為有裨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彝歎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
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大意本
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
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
論二十條頗得比事屬詞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
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
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
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之說於
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

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後方苞作春秋通論多取材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外此亦其亞矣

春秋通論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編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貫穿全經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爲舊文孰爲筆削分類

排比為篇四十每篇之內文各以類從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筆削之迹自古無徵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霣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原本改本並存者此一條耳左傳甯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衛侯衎出奔齊其為聖人所改與否已不可定至左傳稱仲尼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則但有改本不知原本為何語矣故黄澤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

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見魯史無從辨別爲憾茍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爲原書孰爲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未足爲信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鍥薄之見息心靜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可及譬諸前修其吳澄之流亞歟

春秋世族譜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

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

內廷改授檢討終右諭德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傳今惟孔氏正義中偶載其文而書則久佚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無存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具載其世系昭穆之詳而自宋以來湮沒不見今恭遇

聖朝表章遺籍釋例一書得於永樂大典中裒輯殘

復爲完帙獨世族譜僅存數條仍不免於闕畧厚耀當時旣未覩釋例原本因據孔氏正義旁參他書作此以補之其體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圖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許次邾次吳次越次小國諸侯皆先敘其君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魯之衆仲綦子之類則別曰雜姓氏名號另爲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後搜採

頗爲該洽近時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證互有異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莊公諸人此書徵引不及顧本之備又脫漏王叔氏世系不載亦爲遜於顧本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敘次較詳其無可考者概闕而不錄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者悉臚採無遺實爲顧本所未及讀春秋者以此二書互相考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春秋長歷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是書補杜預長歷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約略篇頁釐為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及左傳注疏春秋屬詞天元歷理及朱載堉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詞載杜預論日月差訛一條為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敘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為

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逃杜預之說而攷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已

已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為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推而以閏月小建為之遷就厚耀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為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極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編矣

半農春秋說十五卷 內府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士奇父周惕長於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傳考證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附於下亦間以史記諸書佐之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穀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爲總論大致出於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門目不設凡例其引據證佐則尤較二家爲典核雖其中災異之類反復辨詰

務申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劉歆洪範五行之說未免過信漢儒物而不化然全書言必據典論必持平所謂原原本本之學非孫復等之枵腹而談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書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爲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

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註正訛曰人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

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為精密刊板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間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為體昉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朔閏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

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歷退一閏者不合蓋厚

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云

春秋識小錄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

秋職官考畧三卷春秋地名辨義三卷左傳人名

辨義三卷其考職官首爲數國共有之官次爲一

國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一

根據注疏爲之辨證頗爲精核末爲晉軍政始末

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御

戎戎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則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爲地同而名異次爲地異而名同末爲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彙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爲簡明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異於當日之事迹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褒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横生

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牽合正經者蓋有之矣

則延祚是書固讀春秋者所當知也

左傳補注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

言證旁引射蛟之誤案此朱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十四年繩息嬀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譽繩也證杜注訓譽之由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引周書糴匡篇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糴證爲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爲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

明鬼篇證尚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爲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爲正字郭忠恕作示爲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訛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一甲七札之說襄二十三年娶于鑄引樂記鄭注證鑄卽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許懷淮南

子注證轉即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引
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
杼生成及彊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
元年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
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
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爲春秋末造之禮十
六年鑿而乘于他車引說文證𨇨誤作鑿二十五
年禨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禨皆根據昭然不
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

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蓋置有二義一為建置之寘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為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姦宄莫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殊為偏駁又文十四年其處者為留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為劉氏無疑而必謂原作留字漢儒改為卯金刀

宣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爲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成十七年澤門之晳謂古臯澤字通又謂諸侯有臯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臯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謂注疏皆非斷爲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執簡而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爲孟子之亥唐允爲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亞圉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

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覩預既不引知原書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偽本證其疏漏案書中屢引竹書紀年蓋未及詳考今本之偽至于二十五年鄭嗣願爲鸛引陸佃埤雅之雜說案鸛井出酉陽雜俎非始於佃哀六年無疾而死引汲冢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放齊言謂春秋時已重吳音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㝇亦皆徒駭耳目不可施行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是編以趙汸顧炎武所補左傳杜註爲未盡更爲訂正其中得失互見如文公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産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謂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今考司勳曰凡頒賞地叅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註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之田所以厚恩也據此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更加以賞未

有賞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謂八邑六邑爲數

少當是賞地則加田爲數當多矣與周禮殊爲未

合葢彤著周官祿田考誤以大司農注小都大都

旁加之數即爲司勳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產皆

國卿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旁加四里傳云八邑

者據注不過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過二十四井

故疑其數少非加田其實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

年傳歸餘于終彤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

月故曰歸餘于終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正惟

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書春王正月傳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杜註謂當言正月己丑日南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疏謂厯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即不可也

據此則是年八月置閏正史官之失形反以爲僞
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傳令倍其賦孔疏
謂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
貢王之數然則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當三分之
一歸於公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令考
采邑貢王大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
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
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
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賞地貢王則孔疏所引司

勲注三分計税王食其一是也然則采地賞地貢數顯異今孔疏於侯國采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是誤以賞地爲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闢相沿之謬又如文公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杜注云車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謂人也顧炎武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隱公五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公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則

不得謂非士卒矣亦可以補正顧氏之失雖未完之書錄而存之於讀左傳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所列春秋山川國邑地名悉從經傳之次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證皆確指今爲何地俾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即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簡明不事旁摭遠引故名曰考實於名同地異

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詳如謂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其地在今魚臺縣去曲阜二百里許而九年經書城郎及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者別爲魯近郊地名則公羊傳所謂吾近邑左傳記公子偃自雩門出先犯宋師與哀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作戰于郎者皆無疑矣僖公三十年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杜預以焦瑕爲晉河外列城二邑與傳所云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東

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者不合永則謂之武所言乃於河外列城舉焦於內及解梁城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引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許杜預於成公六年絳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饒近盬合郇瑕爲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以瑕呂爲姓皆失之其訂訛補闕多有可取雖

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則勝之多矣

三正考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吳鼐撰鼐有易象約言已著錄春秋以周正紀時原無疑義唐劉知幾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說至宋儒泥行夏之時一言遂是非蠭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著春王正月考而經義始明鼐復取兩家之說節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論補所未備駁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儒時月俱不

攺之說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條所引陳廷敬蔡德晉諸說於三代諸書所紀年月差互之處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見雖篇帙無多而引證詳明判數百年紛紜轇轕之論於經學亦爲有功矣

春秋究遺十六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有詩經拾遺已著錄是編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

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説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迹疑之如開卷之仲子謂惠公違禮再娶以嫡禮聘之可也而必據此謂諸侯可再娶則衞莊公於莊姜見在復娶於陳陳之厲嬀有娣戴嬀其正名爲嫡可知亦將據以爲諸侯之禮可並建兩嫡乎郎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而乃謂三國來討弑隱公之罪左傳周班後鄭之説爲誣鄫季姬之事左氏之爲歸寧見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爲使自擇配已

屬難據酉乃斷爲季姬已許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義不改適私會鄫子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所傳必有所受此正筆削之微旨而酉以爲周王欲省諸侯殷見之費自往就之所傳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與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爲孿生之女已屬臆度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爲舍之妻傳說以爲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齊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並非兩人輾轉牽合總以叔之一字不容有

兩生義不知女笄而字不過伯仲叔季四文益以
庶長之孟亦不過五設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
笄以前用名爲別旣笄而字字不妨複因此而駁
傳文未免横生枝節莒人滅鄫傳言恃賂酉以爲
襄公五年鄫已不屬魯傳爲失實而下文季孫宿
如晉文用傳晉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之語使
鄫不屬魯其亡與魯何關亦爲矛盾他如王不稱
天桓無王之說因仍舊文不能改正而以趙岐孟
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語證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

晋之誤更爲倒置然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

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

諸家之例爲有條理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隨筆二卷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顧奎光撰奎光字星五無錫人乾隆乙丑進士

官瀘溪縣知縣是編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

之故名隨筆其中如桓公會稷以成宋亂成自訓

平其下取鼎納廟之事所謂美始而惡終也而奎

光取劉敞之說以爲成就其亂春秋諱國惡二百

四十二年無此徑遂之筆也公子翬之寵自以翼戴之故華氏之立自以賂故兩不相謀而奎光謂立華氏爲翬之私華氏立而翬遂命爲公子夫國君樹其私人豈必援鄰國之例不立華氏翬將終身不命乎鄭滅虢檜晉滅魏霍其事舊矣而奎光謂滅國自齊桓始何不考也紀叔姬歸于酅自重叔姬之節而奎光謂以酅存紀是牽陳滅書陳災之傳莊公之娶哀姜奎光謂因其色美已爲臆度之詞而又謂莊公未聞好色彼築臺以臨黨氏割

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證與公子友敗莒子酈
奎光以爲與翬帥師慶父帥師其專相等此無論
莒人責賂而來居於必應之勢非出軍疆外者比
且核以傳文絕無專行之証何所據而斷非君命
也子卒不書弒自與隱公不書弒一例而奎光以
爲史臣之曲筆豈春秋亦曲筆乎敬嬴雨不克葬
自是適值其時公羊以爲咎徵已出附會而奎光
乃借以明天道豈弒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
褒貶爲賞罰不以果報爲勸戒此非經義也如斯

之類瑕纇盖所不免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賵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含及賵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爲簒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謬

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奎光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附錄

春秋繁露十七卷 永樂大典本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

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缺三篇明人重刻又缺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

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為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一卷附錄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甯所論為允甯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鉤棘月日以為例辨別

名字以爲褒貶乃或至穿鑿而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爲富豔殘膏賸馥沾丐無窮章沖聯合其始終徐晉

卿排比其對偶後人接踵編纂日多而概乎

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

經部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左傳節文十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歐陽修編明萬歷中刊板也取左傳之文畧爲删削每篇之首分標敘事議論詞令諸目又標神品能品眞品具品妙品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諸字前有慶歷五年修自序序中稱胡安國春秋傳及眞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與辨矣

春秋道統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是書僅分上下二卷而抄本細字乃八巨册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晉江傅伯成序稱為元祐間春秋博士劉絢質夫所作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劉絢春秋傳無道統之名文獻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與二卷之數亦不合又振孫稱所解明正簡切而此本並無解經之語止抄撮左氏傳閒及公穀國語及畧採諸家一二條且不特傳文多所删節即經文亦止摘錄一二字如明代

坊本之標題宋人經說亦無此例序中以何休學遡爲八名其陋已極又稱後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預林堯叟林堯叟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見且杜林合註是明末坊間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並稱乎又伯成慶元初爲太府丞寶慶初始加龍圖閣學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時伯成方舉進士何得先以龍圖閣學士結銜訛謬種種不可殫述僞書之拙無過是矣其卷首收藏諸印亦一手僞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詩如例一卷詩補遺一卷內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學已著錄左氏春秋傳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爲劉歆所加其說無據栗說見經義考所引石則以爲左氏傳有所謂君子曰者又有稱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經之意義因錄爲例凡君子七十三條而以聖語三十二條附之皆無所發明又以左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因取所載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附論之以斷合於斷章取義之指凡一百六十八條

名曰詩如例復採左傳所載筮詞歌謠三十八事
名曰詩補遺於經義恐無大裨益特當南北宋間
正說春秋者掊擊三傳之時而石獨篤志古學爲
足尚耳舊藏方舟集中石門人劉伯熊合爲一編
題曰左氏諸例實并石之舊名今仍各標本目其
文則與方舟易學仍歸諸方舟集中不更錄焉

春秋通論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著錄
其書統論周及列國大勢推其興廢之由周及魯

齊晉宋衛鄭楚秦各爲一篇吳越共爲一篇皆捃拾舊文爲事後成敗之論每句隸事而各引傳以爲之注其言膚淺無所發明

春秋握奇圖一卷 永樂大典本

金利鸞孫撰鸞孫字士貴旴江人前有自序稱握奇圖者春秋家之學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該之萬八千言編年以爲經而列五伯內外諸侯以緯之縱取則年與事類衡切則國之本末具在乃各序事畧於其後一覽而思過半矣云云據其所言則

此書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祇存其論已非

鑾孫著書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書惟解左傳

不叅以經文葢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

末別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

有刪節是其所短如隱公之首刪惠公元配孟子

一節則隱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

春秋經疑問對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貢復祖撰復祖字仲篪廬陵人元史仁宗皇慶三年復科舉法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經義一道各治一經元統以後少變其程式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為本經復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載復有經義之條即元史志所謂變程式之時也其書以經傳之事同辭異者求其常變察其詳畧以經繫傳以傳考經以待舉子之問葢亦比事屬辭之遺意其大旨則專為場屋進取而作故議論多而義理則踈

焉

春秋合題著說三卷 永樂大典本

元楊維楨撰維楨字廉夫號鐵崖山陰人泰定四年進士初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轉建德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及上而兵亂遂不復仕放浪於詩酒歌舞之間明初命修禮樂書旋以老病辭歸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案宋禮部貢舉條式崇寧貢舉令春秋義題聽於三傳解經處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經出題紹興五年禮部議春

秋正經詞語脩約比之五經爲畧問目所在易於周徧往往州郡問目重複甚多每遇程文鮮不相犯請仍聽於三傳解經處相兼出題元史選舉志所載元祐條例不言春秋出題之法以維楨是書考之葢亦以經文易複改爲合題明制春秋合題之法葢沿元舊也維楨自序曰春秋正變無定例故闕合無定題筆削有微旨故會通有微意初學者不知通活法以求義場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嘗合題凡若干各題著說使推其正變無

常縱橫各出以禦場屋之敵又曰學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則求經之微亦無出於此不止决科之計然其書究爲科舉而作非通經者所尚也

春秋透天關四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晏兼善撰不著時代據其兼及合題是元人也其書專爲場屋而作義殊膚淺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則春者天之所爲聖人紀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說亦可云云則一書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編首載杜預何休范甯胡安國四序次春秋綱領述各家議論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魯十二公以及會盟戰伐之數並撮舉大凡次春秋列國圖說次春秋二十國年表次春秋諸國興廢說凡經文之下皆分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而胡傳則别爲標出間加音注别無發明參考之處考元俞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始於三傳之後附録胡傳吳澄序稱其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

傳之稱亦即見於澄序中知胡傳躋三傳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驗其板式猶爲元槧蓋當時鄉塾讀本也

麟經指南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題亦不詳何人也序稱幼習是經以舉進士爲業投老山林兵火之餘先世遺書無復存者間因餘暇條分大義立題命意凡可引用之語各附於後又間引先儒破題益元末鄉塾之陋本也

春秋圖說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譜終諸儒傳授中間列國世次輿地山川名號以及經傳所載名物典故悉有圖有說其年表皆抄史記其名號歸一圖即馮繼先所撰而分爲十九圖至歲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諸圖則又掇之五經圖中春秋列國圖說則撫自東坡指掌圖又列鄭樵考定諸國地名及敘國邑地同異說敘山水同異說大抵雜駁不倫未見精核卷首題曰春秋筆

削發微考楊甲六經圖中有春秋筆削發微圖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蓋掇取甲書春秋一卷而攙以襍說僞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蓋朱彝尊所藏而經義考不著此名是必後覺其贗託棄之不錄而所棄之本又爲吳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饒秉鑑撰秉鑑字憲章號雯峯廣昌人正統甲子舉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經義考載秉鑑春秋會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書實四卷與

春秋會通另爲一書彝尊葢未見其本故傳聞訛異其書以春秋書時書月難於記誦故錯綜而次序之分十二公爲十二篇先列經文於右而總論其義於後大旨以胡傳爲宗

左觿一卷通行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其讀左傳所記雜論書法及註解然寥寥無多葢隨意標識於傳文之上亦其簡端錄之

類也其中精確者數條顧炎武左傳補註已採之所遺者其糟粕矣

春秋經世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名春秋經世者葢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語也所註惟隱公一卷其注多從左氏然如公矢魚于棠全錄臧僖伯諫詞惟發傳末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二句於傳首此亦何需校之鈔錄耶間有自出新意者如謂杞子伯莒子盟于密當作紀侯子帛以子

帛為杞侯之名又謂挾卒乃異姓之卿則又皆杜撰之談矣

春秋說志五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所著他書率篤實近理惟此書務為新說苛論凡所譏則皆假他事以發之而所書之本事反置不論如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祭伯來公及戎盟于唐鄭人伐衛衛人殺州吁皆為平王之罪又如叔孫豹卒譏經不書餓死乃為賢者諱謂郯子來朝以其知禮錄

之大抵持論迂刻不近情理至謂書季孫意如之卒爲見天道之左則聖人倂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芳撰芳字仲實瓊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戸部左侍郎是書以集要爲名故文殊簡畧中間如謂春王正月爲建子謂桓公三年書有年非紀異謂襄公二十八年書衛侯衎非侯其改過謂昭公元年書敗狄大鹵非譏毀車崇卒與胡傳異者

不過數條餘大抵依違其說甚至如僖公二十七年滅項胡傳誤以爲季孫者亦因仍不變無所短長又多采董仲舒劉向劉歆災異之說穿鑿事應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爲十五年稅畝之由事在七年之後而應在七年之前尤爲乖謬其採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會而採用左傳尤無體例其最甚者莊公二十年陳殺公子御寇下忽註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而士蔿譖去之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鄭下忽附錄被髮而祭于野夷俗

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陳下忽附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類不可殫數其采用左氏義者襄公四年叔孫豹如晉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義僖公九年會于葵丘下責宰孔不當阻晉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責伯宗之攘善亦皆與經義渺不相關陳烈序乃稱其擴前人之所未發過矣

春秋私攷三十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本不信三傳故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

毋盜殺鄭三卿乃晉人使刺客殺之晉文公歸國非秦伯所納諸如此類皆無稽之談夫孫復諸人之棄傳特不從其褒貶義例而已程端學諸人之疑傳不過以所記為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之後杜撰事迹以改易舊文者蓋講學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極矣

豐坊春秋世學三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書自稱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斷而為之釋義故曰世

學然棄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藝文志皆不著錄向來說春秋者亦所未聞其僞蓋無足辨也

左氏春秋鐫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注已著錄是編乃其由工科給事中坐劾張璁桂萼謫都勻驛丞時途中所作皆糾正左氏議論之失亦柳宗元非國語之類然於左氏釋經之謬闕之可也至記事記言但各從其實事乖言謬咎在古人與紀載者無與也亦謂之鐫左則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讀意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其論春秋以為不當以褒貶看聖人祇備錄是非使人自見蓋以救宋儒穿鑿之失然謂春秋字字褒貶固為偏論謂春秋竟無褒貶則數十特筆亦灼然不可誣也讀者知其矯枉之意可矣

春秋錄疑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恒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書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為科

舉而設故經文可爲試題者每條各於講義之末總括二語如制藝之破題其合題亦附於後標所以互勘對舉之意

春秋國華十七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嚴訥撰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靖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以春秋所書周及列國之事分隸其國而仍以魯十二公之年編之雜采三傳附於經下亦間及國語史記諸書其例陳瓚序稱訥請沐三月而成是書

則瀠草編排取盈卷帙宜但抄錄舊文無所發明考証矣

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監察御史是書舉左氏公穀胡傳之異同衷以己意於胡傳之深刻者多所駁正持論頗平允然每就事論事不相貫串如宋公和卒謂不書葬以示貶不知外諸侯經皆書卒也又凡浦無所論斷之條皆不存經文原文似乎刪節聖經亦非體例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有左傳屬事已著錄是編皆駁正杜預之解間有考證而以意推求者多視後來顧炎武惠棟所訂未堪方駕前有古字奇字音釋一卷乃左傳屬事之附錄裝緝者誤置此書中頗淺陋無可取後附古器圖一卷則其孫熙之所彙編亦剿襲楊甲六經圖無所考訂也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前有自

序稱先爲左氏討繼爲左氏釋後爲左氏論其釋則訓詁爲多討與論則皆評其事之是非不知分爲二書以何別其體例也然所討論皆以意爲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謂陽虎之攻季氏爲必受命魯君是真信其張公室也豈春秋書盜爲曲筆乎故今惟錄左氏釋而二書則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黃正憲撰正憲有易象管窺已著錄是書大旨以胡安國傳未免過於刻覈因博采舊聞自唐孔

穎達以下悉為折衷於明世諸家則多取山陰季本私攷金壇王樵輯傳二書今觀其所論如謂尹氏卒為吉甫之後非即詩家父所刺者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地非牟婁亦間有攷證然核其大體則未能悉精確也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睦㰅撰睦㰅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是編凡一百八十八條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與此本相合然與睦㰅所撰五經稽疑中說春秋者文並相同

據睦㮚五經稽疑自序，蓋此書先有別本行世，後乃編入五經稽疑中。今五經稽疑已別著錄，則此本無庸複載，故附存其原名，備考核焉。

春秋以俟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黃梅人。萬歷癸酉舉人，爲知縣張維翰所誣，搆謫戍塞下。張居正援之得釋。後薦授翰林院待詔，不赴。詔有司歲廩給之，終其身。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多穿鑿附會之談，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氣之

類皆迂謬不經與洪化昭周易獨坐談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不盡從胡傳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正歷來刻深嚴酷之論覘所注諸經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義例如列國之事承告則書左氏實爲定說舜牧於宿男卒不書名旣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鄭伯克段則曰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見鄭

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此一語專爲後日輸平歸祊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漫書於魯之春秋也是不考策書之例但牽引經文横生枝節至於解紀季姜歸京師謂自季姜歸後周聘不復加於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謀婚此無論别無確據即以年月計之三聘之首是爲凡伯其事在隱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謀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併經文亦不能牽合矣說經不應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有易會已著錄是書專擬春秋合題每題擬一破題下引胡傳作注又講究作文之法蓋鄉塾揣摩科舉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僞托耶

春秋直解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有讀春秋五十餘條其言曰今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蓋即孫復等廢傳

之學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題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餘條皆摘傳文之紕繆其中如費伯城郎駁左氏非公命不書之誤其說甚辨公爲天王請羅于四國不書者諱之也其說亦有理凡此之類不可謂非左氏諍臣至於曲筆深文務求瑕釁如論資娼人稱五霸一條不信杜預豕韋昆吾之說必以宋襄楚莊足其數而謂五霸之名非其時所應有如此之類則不免好爲議論矣

讀左漫筆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中允乞假歸崇禎初起爲少詹事不赴此書蓋其讀左傳時隨筆漫記凡二十七條嘉禾獻徵錄載懿典有讀左史二卷此卽其讀左一卷也大抵如時文評語如閒卷石碏殺州吁一條云石碏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條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此類亦何須贅論也

春秋闕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不甚傳大抵捃摭舊文無所闡發

麟經統一篇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福清縣教諭其書不載經文惟以經文之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為目各以一破題括其意即注胡傳於下後列合題數條亦各擬一破題并詮註作文之要其體又在講章下矣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歷乙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為首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歷乙卯自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而絕筆於獲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闥鴻休矣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歷中

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續明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亦與安國相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問十四卷存疑一卷通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載歟

春秋心印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鋘撰鋘上海人萬歷中由貢生官青田縣訓導是編取林堯叟春秋句解中所爲提要而推廣

其門目依類摘取經傳疏列其下雜引諸儒之說而附以已意前列春秋總論十二篇語多凡陋率以私意窺測聖人其體例尤爲複沓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列於錫命類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列周歸脤類而五始類中皆載之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旣列盟類又入會類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類又入殊盟類舛互殆不勝舉其凡例末一條云書成之時參齊桓公晉文公各持一單單開七事相

揖贈予若謝而辭之意覺而思之各開單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義已盡以示不必再錄又隆慶初輯通史聚精八十卷亦夢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綱目甚覺煩冗子能爲我刪葺深愜我意故茲致謝語殊怪妄是又異與弼日錄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爲一左傳中稱

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宋愛尊經義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字亦不載卷數而所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即此書也

春秋衡庫三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官壽寧縣知縣其書爲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爲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

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是書雖以春秋大全為名而非永樂中官修之原本其體例惟胡安國傳全錄亦間附左傳事迹以備時文捃摭之用諸家之說則僅畧存數條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宗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為之歟

春秋四傳通辨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寧人是書采輯左氏

公羊穀梁胡氏四傳削其繁冗其左氏傳之不附經文者咸刪汰無遺亦間附己意於其下因黃仲舒有春秋無適辭隨變而移之語遂題曰通辭以明義例之有定然名曰四傳實則依附胡氏無所異同名曰考校經文去取三傳實則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嘗以經正傳也

春秋左傳典畧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許廷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萬歷中諸生以薦授兵部司務其書以十二公爲十二卷皆摘取

左氏中單文隻字可資考核者證以他書繁稱博引以詭麗爲宗不專主於疏通經義然就其所論亦往往失之穿鑿如衞懿公好鶴則取浮邱公之言秦人歸琴則指爲漢興之讖多未免於蕪雜也

春秋撥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撥名書通爲一篇其說謂撥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撥之則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

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没參之而得七兩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經世之學説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郎邵子

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爲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鄒來鸞撰來鸞字繡青宜黃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爲科舉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觭者必例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不必問矣

春秋豫 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隨文生義並所根據如成風請救須句乃婦人在祖母家之常態遂以繼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又如芮伯萬伊事引隋獨孤后以責其妒與經義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麟旨定 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于鼎撰于鼎字爾新宜興人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

以一破題為式而畧為詮釋於下即在舉業之中亦為下乘矣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汧張采為之序采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尚缺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全闕采聞為補之書法解為目多端僅成一則溥

與采倡立復社聲氣交通蔓延天下爲明季部黨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蒐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並駕較之楊愼朱謀㙔考證已爲少遜矣至於經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爲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采等以交游之故爲掇拾補綴而刋之實不足以爲溥重也

春秋說三十卷附錄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濅大撰濅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禎丁丑進士是書雜採諸說斷以己意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爲多其首爲諸家考敘古來春秋家及所著書次爲經傳大旨輯諸家議論之與己合者次紀傳輯周及列國事蹟分析經文各以類從而附以時義地義論次爲春秋總義次比事四十二則自跋附爲總爲三卷弁於首次乃詮釋經文分十二公爲三十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載蓋此本爲濅大孫雲龍所錄未及刊板故也濅大以春秋本魯史原文

孔子修之蓋筆削史文以見義非變史文以起義自說經者不舉大義而求之名字爵號日月及會之類以爲義例蓋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詮說愈繁而經學愈亂故著是書以破諸家之言書法者然春秋固本魯史其間亦有聖人特筆如天王狩于河陽左傳具述改修之義坊記所引魯春秋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及汲冢所稱載在諸侯之策者揆之聖經有同有異欲廢一字褒貶之說而謂聖經僅錄史文亦未免矯枉而過正其說經亦多

臆斷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謂譏世卿鑿矣欒郤韓范世專晉七穆世專鄭曷爲不譏而特譏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見經春秋何由譏之耶解肆大眚云文姜罪惡通天歿後必有陰禍莊公肆眚爲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時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說解鄭棄其師云此高克怨辭夫克一逋臣豈能以其事徧赴列國杜預所謂克狀其事以告魯者本無確證何得遽斷爲據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築一條云邑曰城臺館圍書

築城土功也故須築南門雉門書作木功也故須作夫南門雉門豈竟不須土功且兩觀何以亦書作也凡此皆隨意生文不爲典要至其紀傳敘事並始於隱元年訖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書於經某事不書又自齊晉以下皆以魯公年數紀年即周本紀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國之紀年經解史裁葢兩無所當矣其諸家考中升胡傳於西漢諸儒之前已爲無識卷後又自識云呂大圭灌甫趙企明姜廷善未詳案灌甫明宗室朱睦

桴字已見考中而遽忘之呂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問及五論企明宋趙鵬飛字所著有春秋經筌廷善明姜寶字所著有春秋事義考而寢大俱曰未詳是即此數家尚未窺全帙甚至引杜預集解亦稱之爲杜疏尤爲無據葢所見未博故議論多而考證少也

春秋義三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桂林點易丹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前有懋樊自序稱以胡傳爲

宗參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諸儒之說今觀其書直敷衍胡傳爲舉業計耳未嘗訂正以三傳亦未嘗訂正以諸儒之說也

鍾評左傳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是編爲毛晉汲古閣所刻惟錄杜預左傳集解較坊本兼刻林堯叟注者特爲近古然綴以鍾惺評點改其名爲鍾評左傳殊爲蛇足惺撰詩歸別開蹊徑尚能成一家之言詁經則非其所長也

春秋左傳評註測義七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棟烏程人是書詮釋左傳以杜預註為宗而博採諸說增益之其於左氏之疎略者亦間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謚號封爵標於卷首以便檢閱然皆冗碎不足觀朱彝尊經義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與彝尊所記合知通志為傳寫誤矣

麟傳統宗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彧德清人其書餖飣成編漫無體例隱公之前冠以國語十數條以

志周東遷始末蓋仿馮夢龍春秋衡庫爲之而疎畧尤甚經文之下或錄左氏或取公穀國語隸之或標傳名或不標傳名其附錄者或有附字或無附字端緒茫然猝難究詰又如費伯之註誤在盟唐之下楚殺公子側傳上忽注云出宋楚平傳衛州吁弑君下祇載詩綠衣一章並無他注王午大閱全錄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則亦不置一詞如是者指不勝屈文震孟序乃稱其得於經術者深亦可異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之熉撰之熉字惠連麻城人是編專爲春秋制義比題傳題而作每題必載一破題而詳列作文之法葢舊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一百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而搆爲合題及合題之說紛紜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於是此類講章出焉夫信傳不信經先儒以爲詬厲猶爲三傳言之也至於棄置經文而惟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以行文經已荒矣其獘也又於胡傳之中摘其一字

兩字牽合搭配以聯絡成篇則併傳亦荒矣此類講章皆經學之蟊賊本不足錄特一以見場屋舊制所謂比題傳題者其陋如此並非別有精微一以見明季時文之弊名爲發揮經義實則割裂傳文於聖人筆削之旨南轅北轍均可以爲炯鑑故附存其目爲學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編雖以三傳爲名實以胡傳爲去取凡胡傳所駁槩從刊削故

所存僅三傳之事迹又雜引詩書禮記及國語之文以足之特取備時文之捃摭而已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貴池人是編前列國名後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時代為序地名之下各有註少僅一二字多亦不過六七字蓋隨手集錄姑備記誦無所考正視後來高士奇江永二家之書不及遠矣

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　內府藏本

明張岐然編岐然字秀初錢塘人其書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胡安國傳而益以國語國語亦稱春秋外傳故謂之五傳曰平文者明五傳兼取無所偏重之義也其自序曰嘗與虞子仲皜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舛錯有不亂者及覩近時經生家之說殆不可復謂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併不知有經此所謂亂之極也云云考胡安國當高宗之

時以春秋進講皆準南渡時勢以立言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爲言之者也元明兩代時異勢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國作傳之初意元制兼用三傳明制兼用張洽傳蓋亦陰知胡安國之多僻而補救其偏永樂中修春秋大全襲用汪克寬纂疏乃專尊胡傳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廣等之大全雖偏主一家傷於固陋猶依經立義也其後剽竊相仍棄經誦傳僅摘經文二三字以標識某公某年迨其末流傳亦

不誦惟約畧傳意標一破題轉相授受而已蓋又併非修大全之初意矣岐然指陳流弊可謂深切著明故其書皆參取四傳以救胡傳之失雖去取未必盡當要其鍼砭俗學破除錮習於春秋不為無功惟五傳皆具有成編人所習誦不待此刻而傳故取其衛經之意而不復錄其書焉

春秋年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後有自跋稱初成於天啟甲子重訂於崇禎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

峩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爲何許人也其書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以年爲經以國爲緯各書大事於年下然體例頗爲叢雜如周爲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稱宰咺來賵仲子此內會之詞當繫之魯不當繫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稱武氏子來會求賻則稱來似內會稱會又似外會更無體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晉則排纂有訛晉獲秦諜晉伐秦字則事實或誤均不足以爲據